

“身体”的大写,什么东西正在到来?

——兼谈“身体写作”

余虹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2)

摘要:比较分析了传统文化对灵魂的大写与当代文化对身体的大写,经由对身体写作的分析揭示后者的意义与后果。认为大写的“身体”是今天奴役我们的枷锁之一。文学要反抗身体,就像它当年反抗王权、反抗上帝和反抗灵魂那样,只有在这种反抗中文学才能获得自己的价值与尊严。

关键词:身体;灵魂;尼采;木子美

中图分类号: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5)05-0556-03

我们的时代正在书写着一个巨大的词:“身体”。这一书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回忆一下人类在几千年的过去所书写的“灵魂”(思想、良心、天理、上帝)一词以及相关的历史,就能咀嚼出某种意味。

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流行的几句顺口溜,说的是“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不到深圳不知道自己钱少,不到海南不知道自己身体不好”。对“身体不好”的焦虑自此而愈演愈烈,后来一位从海南来的朋友还教育我说:时代变了,你要有堕落的能力。我知道他的意思,转变思想,搞好身体,才能与时俱进。从那时起,我便对“身体”这个词有了异样的感觉,它似乎与一个新的时代、与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起在召唤我、逼迫我。近些年来,“身体”这个词瘟疫般地传播,更是加剧了我的莫名恐惧。

“身体不好”成了一个问题,这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身体不好”还不是一个问题,那时候的焦虑是“思想不好”。我记得那时正上初中,因为出身不好加上不知为什么得罪了学校教导主任,他在背后十分严肃地说我的坏话,说的就是我“思想不好”。“思想不好”(及其别的变种:“思想有问题”“意识不好”“觉悟不高”等等)曾经让几代人焦虑不安,而思想不好就是“灵魂”不好,所以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现在思想好不好、灵魂

好不好已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身体不好。于是,我要问的是在我们和身体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成问题的关系?这一关系意味着什么?还有,与我们发生关系的这个身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

人的存在曾经被一分为二:身体/灵魂(良心)。身体是欲望和罪恶之源藪,灵魂(良心)与上帝(天理)相连,身体是要死的,灵魂是不死的。灵魂被赋予了防范、审判、管制甚至于消灭身体(存天理灭人欲)的责任和权力,灵魂(良心)的工具是上帝(天理)。几千年人类的历史就是将身体的某种精神能力从身体分离出去,将这种能力所造就的上帝(天理)从身体分离出去的历史,这是一个对灵魂(良心)以及相关的上帝(天理)进行大写的历史,一个用大写的灵魂奴役小写的身体的历史。

第一个有力地反抗这种大写的人是尼采。在尼采看来,惟一的存在是生命,生命之外一无所有,存在是生命之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的永恒回复,而生命是身体,因此,不是上帝创造了生命—身体,而是生命—身体创造了上帝,同样,灵魂(良心、理性、意识、精神等等)也不是什么上帝(天理)机能的延伸而是身体的分泌物。生命—身体是一种小写的、有生有死的存在,因此,被生命—身体创造的上帝是“有死的上帝”,与生命—身体一体的灵魂(良心、理性、意识、精神等等)也是“有死的灵魂”。尼采那句人尽皆知的大白话“上帝死了”的确意义重大。这句话的

收稿日期:2005-08-23

作者简介:余虹(1957-),男,湖北黄梅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批评理论与美学。

含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含义常常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上帝的“有死性”和“有生性”。这个有生有死的上帝是一个小写的上帝,一个有身体的上帝,而那个无生无死的上帝则是一个大写的上帝,一个无身体的上帝。前者是尼采眼中的上帝,一个生于病弱生命-身体(奴隶)之怨恨和狡智的上帝,一个已经死去的上帝;后者是虔诚的基督徒心中的上帝。

尼采用身体改写了上帝与灵魂,使之从大写变成了小写,从而揭露了身体被自己所造的上帝与灵魂所奴役的历史。尼采的动作是一种示范,他的后学仿照他的方式对形形色色由身体所造的大写之物进行改写。形形色色的上帝死了,身体自由了,这似乎是尼采以来的历史。

有意思的是,尼采借助身体的小写而对大写上帝(灵魂)的改写逐渐演变成了对身体本身的大写。这一演变是如何发生的?

所谓的后现代也可以说是一个对身体进行大写的时代,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将是未来人类思想的艰巨任务,但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任务,否则人类无法察明自己的后现代处境与命运。

人类有一个古老的梦:自由。但人类很悲惨,他一直没有摆脱被奴役的命运,过去他被自己大写的灵魂(上帝)所奴役,现在他正在并将要被自己大写的身体所奴役,不过,人类也很悲壮,他一直在为自由而奋斗,将一切大写之物改为小写。

“大写”是人类的一种病,一种将一切变成非凡超越之物(形而上学之物)的妄想症,包括他自己,比如大写的人。福柯所谓“人之死”说的就是大写的人原本是小写的人,这个人诞生于19世纪,现在正在死去。将大写“小写化”是人类疗救自己的一种方式,是争取自由存在的一种方式。然而,人类的大写是那么轻易,而小写是那么艰难。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写身体的运动,这个“身体”完美无缺、欲望充盈、体能卓绝、风情万种,这是一个飘在影像中的斯瓦辛格-梦露,以及形形色色变体的斯瓦辛格-梦露。这个身体离我们那么近,它在我们床边的晚报杂志中与我们同居,在公共汽车的车身广告上与我们同行,在饮料的包装上与我们同饮,在服装的标签上与我们同穿,如果幸运的话,它还从舞台上走下来与你握手……,但它还是那么远,远得高不可攀。

大写的身体是一种要求,一种生活模式,一种理想的许诺,它虽然来自人的身体内部,但通过后现代社会运作的方式(以资本运作的方式,以市场化的方

式,以生产与消费的方式,以现代媒体的方式,以学术理论的方式,也以文学艺术的方式),正日益成为我们自己身体之外的大写的“身体”,一种后现代机器制造的欲望指令,一种超个人的普遍规范和对一切小写身体的普遍强制。“身体不好”的焦虑就由此而来,因为,相对于那个大写的身体,小写身体之“不好”就是注定的。只要你膜拜它,这个大写的“身体”就会诱惑你,威胁你,即使你在某个时期身体“很好”,“不好”的威胁也总在前头,因为“身体好”是一种超时间的要求,它永远出现在银幕上、小说中、广告上、包装上……,它以大写的方式包围着你,既对你做出示范,同时也蔑视你的身体、嘲笑你的身体、威胁你的身体,它让你生活在永恒的遗憾和怨恨之中,除非你像尼采摆脱对上帝的膜拜那样摆脱对身体的膜拜。然而,上帝似乎是死了,正在诞生的身体离死还很远很远。

难道人们摆脱了大写上帝的奴役又落入了大写身体的奴役?

所谓“身体写作”就是当代人被身体所奴役的见证,同时它也是大众文学参与身体之大写运动的见证。这里,我仅以木子美日记的写作与传播为例。

我们先看看木子美日记的写作动机、写作目的与写作方式。关于木子美日记的写作动机有很多说法,比如说追名逐利或反叛传统等等,但我认为她写作的主要动机是身体性的爱好,对此她自己说得很清楚。她说她有两大爱好,即做爱和将做爱的过程公之于众。而将做爱的过程公之于众可以给她带来直接的身体性快感,这就是她写作的目的。木子美说她的写作是“液体写作”,即纯粹生理性的内分泌,任快感的液体在纸上流淌,她日记中的词就像一些分泌物,没有任何精神性的色彩,比如“做爱”这个词,虽然是分泌得最多的一个词,但又是完全不经意、不上心的一个词,就像“的、地、得”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不是什么大词,这就是木子美的写作方式。从木子美写作的动机、目的、方式来看,她的写作完全被身体所控制(或者说被身体所奴役),这是极端的身体写作。

再看看木子美日记的内容:日记记载她自己的做爱过程,那是一种彻底拒绝灵魂和情感介入的肉体行为,一种她自称为没心没肺,或完全不动心不用情的纯粹欲望化行为。她说做爱就是做爱就像抽烟就是抽烟,没有什么精神意义,她有篇日记的名字就叫《把情绪抽成食物》。此外,她日记里还写了一些与她做爱的男人,这些人表面上道貌岸然,有家有室

或正在与别的女人恋爱,但他们都那么容易和她上床,她想告诉人们这些人事实上都是些被欲望支配的人。

从木子美的写作动机、目的、方式以及她所写的她自己与别人,都以极端的方式展示了人被欲望化的身体所支配、所奴役的存在状态,这其实是正在急剧扩展的当代人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以木子美的方式成了所谓的身体文学。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身体文学被资本迅速纳入大批量生产、复制与消费的过程。很早就有敏感的书商说木子美比卫慧更有投资潜力,果不出他所料,《遗情书》第一版就推出10万,并很快出现了几个盗版,而网上的点击率更是惊人,据说仅新浪网在连载木子美日记的那一段时间,日点击率竟由平常的2000余万飙升到3000多万。在身体文学被资本所纳入的大批量生产、复制与消费的过程中,文学作品中的身体被进一步加工,成为一个既深入每个人身体内部的身体又成了一个公共的巨大的“身体”,一个大写的“身体”。这个既在我们之内又在我们之外的“身体”纠缠着我们就像我们过去被“灵魂”所纠缠,但身体对我们的纠缠远比灵魂对我们的纠缠高明得多和可怕得多,因为它常常以反叛灵魂奴役和反叛政治奴役的面貌出现,并让我们获得快感。但就像“启蒙的辩证法”一样残酷,“身体的辩证法”在今天让我们得到了快感,又让我们失去了自由。

人类又面临这样一个难题:为了身体的快感放弃自由是否值得?就像过去那个问题:为了灵魂的得救放弃自由是否值得?

自由的生存对人类还是那么陌生,但它绝非不可能。这里我想顺便谈谈福柯。福柯常常被人们误解为身体写作的先驱,但事实上,福柯绝不是一个受身体奴役和认可身体奴役的人。福柯提倡艺术的生存方式而努力而为之,但这种艺术的生存方式绝不

是通常意义上的过把瘾就死和放纵欲望,而是一种自由的探险。这种自由的探险在两个方面作战:既反抗来自身体之外的普遍规范的奴役,拒绝做千篇一律的好人,这看上去像放纵;也反抗来自身体内部的本能欲望的奴役,拒绝做千篇一律的坏人,这看上去像苦行。无论是这种看上去的放纵还是看上去的苦行,目的都是为了自由地将自己塑造成具有特殊风格的艺术品。因此,福柯最后选择的是自由。在这种意义上,福柯是西方历史上为自由的生存进行艰难探险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的写作决不是什么身体性写作,而是一种自由的写作。

自启蒙以来,自由的写作和为人类的自由而写作开始成为一些人自觉的追求,这其中有文学家的身影,比如雨果、左拉、托尔斯泰、卡夫卡、D·H·劳伦斯、萨特、君特·格拉斯、鲁迅等人,因为他们的自由探险,“文学”找到了自己存在的理由和价值,那就是反抗形形色色的奴役,并对形形色色的奴役做出自己的反思和批判,为人类的自由开辟道路。

如果说,大写的“身体”是今天奴役我们的枷锁之一,文学就要反抗身体,就像它当年反抗王权、反抗上帝和反抗灵魂那样,只有在这种反抗中文学才能获得自己的价值与尊严。但令人悲哀的是,今天的文学太容易成为身体的猎物,有那么多诱惑和快感,那么多的理论和说辞让文学投降,我不知道这种悲哀还要延续多久?人类与这个大写的“身体”的关系就像他曾经与大写的“灵魂”的关系一样,不到书写的尽头不会罢休,如何中断这种书写是文学以及一切有洞见的人类行为的任务。

唉,人类通过“大写”来制造奴役自己的枷锁和通过“小写”来争取自己的自由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卢梭的一句名言曰:“人生而是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是否可改为:“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但他应该是自由的?”

The capitalization of body: What is happening?

YU H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essay comparatively analyzes the capitalization of ‘soul’ by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at of ‘body’ by contemporary culture, revealing the significance and consequence of the latter by analyzing Body’s graphic. The essay argues that literature must win its value and dignity by resisting the capitalization of ‘body’.

Key words: body; soul; Friedrich Nietzsche; Mu Zimei

[编辑:苏慧]